

魏

人

著

群众出版社

这是一部监督警察执法违纪的小说



第四只眼

魏人

著

群众出版社

第四只眼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四只眼 / 魏人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5.4

ISBN 7 - 5014 - 3401 - 8

I . 第… II . 魏…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1028 号

第四只眼

著 者: 魏 人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 qzcb. com

信 箱: qzs@qzcb. com

印 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75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014 - 3401 - 8 / 1 · 1439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第四只眼

1

也许是第一次正式在录播室里接受采访，李文海显得有些紧张。他慌张地瞥了主持人一眼，手不由自主地整理着领带，嘴角动了好一会，才发出了声音：

“我叫李文海，今年四十二岁。公安大学侦查系毕业，当过片警、交通警、刑警……我现在是清明市公安局警务督察队队长。”

坐在一旁的年轻漂亮的女主持人孔丹不由地笑了：“李队长，有什么紧张的？办了那么多案子，生生死死多少回了，还怕我？”

李文海抱歉地点点头：“不是一回事嘛……好，我会努力配合，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

“请问李队长，什么是警务督察？”

李文海的神情渐渐松弛下来：“这……简单地说，就是管警察的警察……”

他说着，还下意识地用手拍了拍放在桌子上的印有蓝字“督察”字样的白色钢盔。摄像师及时地将镜头摇到了那里。

孔丹轻轻向他点点头，目光里充满了鼓励：“李队长，再松弛一点就更好了，我们可以正式提问了吗？”

第四只眼

李文海忽然反问了：“主持人，要不，我自己把想说的话说完算了，这样，节约时间，我也一点也不紧张了。好不好？”

孔丹微微一怔，她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被采访人呢。就在她愣神的工夫，李文海已经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公安督察条例》颁布施行七年了，七年来，《公安督察条例》就像消毒剂，时时刻刻地清洗着我们这支队伍。但有句老话说得好：水清则无鱼。也就是说，只要这支队伍存在，《公安督察条例》就有生命力，就像清道夫一样，永远清除妨碍人民警察形象的不良倾向和害群之马。”

说到这里，李文海看了看手表：“现在是九点二十分。再过十分钟，清明市公安局警务督察队要开始警务大检查。在这里，我借用《法制夜话》栏目，欢迎全市市民一起参与这次大检查，我们投诉举报电话是：110。下面我想说的是，执法者要习惯于各种监督……”

这时，演播室的门突然开了，一位警官闯进来，他不顾工作人员的阻拦，径直走到李文海身边，对他一阵耳语。

李文海的脸色陡然变了，站起身就要往外走。孔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连忙拦住了他：“李队长，节目才刚刚开始……”

“对不起，我有个紧急会议，必须马上赶回去，再说一声：对不起了！”

“哎……”不容孔丹再问，李文海已经出了演播厅，消失在走廊的尽头。

李文海能不急吗？十几分钟前，流花区公安分局局长刘彦彬的汽车在从外地赶回来的路上遭到了不明身份的人的枪击，司机小王当时就牺牲了，而刘彦彬也身负重伤，现在正在医院抢救！

第四只眼

警车一路鸣着笛赶到出事现场，市局的郑紫光局长已经在那了。淡淡的月光下，他的脸色显得十分凝重，等李文海走过来，语调沉重而不无激愤地对围在身边的部下们下达了指示：“太嚣张了，暗杀我们的一个分局局长！这是我当警察三十年来第一次遇见。恐怕也是你们第一次遇见吧？同志们，这是重中之重的案子。专案组由我牵头。刑侦支队具体负责，流花分局段子强配合，督察大队长李文海全程督办此案。明白了吗？”

“明白了。”

郑紫光似乎还不满意：“好，明白了就要见行动。现在马上回局里，咱们再具体研究，具体分工。”

众人答应着散开了。李文海正要混在人群里走开，被郑局长叫住了。

“李文海，你先回电视台那儿去，别让人家晾在那里等你。”

李文海有些为难：“局长，彦彬出这么大的事……反正电视台现在还有咱们几个同志顶着，又个个比我口才好……我想先去一趟医院。”

郑局长看看他，没再说什么。李文海知道他是默许了，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医院。一溜小跑到了抢救室门口，只见门口已经围着好几个警察，正跟医护人员唧唧喳喳说着什么。李文海挤进去，原来是他们想进去探望刘彦彬，医生为了治疗效果不给他们开绿灯。

李文海急着要打听刘彦彬的伤势，又插不上话，这时，流花分局副局长段子强从医护办公室里走了出来。他们俩不是很熟，但有时也在一块开会，李文海便主动向他招了招手，段子强看见他，也紧走几步赶过来。

第四只眼

两人握了握手，李文海问：“段副局长，刘局长的情况怎么样？”

段子强惨然地笑了一下：“司机中弹死亡，刘局无外伤，恐怕是脑震荡。初步勘查的结果：是有人向车开枪，导致车翻和人员伤亡。”

李文海难过地眨了眨眼，沉默片刻，抬起头问：“根据现场，出事的时候，刘彦彬在车上什么位置？”

段子强疑惑地盯着他：“在司机的位置上啊。这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都很了解他，他一般是不开车的，他腿上有伤。”

段子强微微张嘴，点点头：“我听说了，他还是救你而受的伤呢。”

李文海陷入了沉思：“他还装着一条假腿呢。”

段子强显得很意外：“一条假腿？这我倒没听说。我只是听说你们情如手足，这对我们这些当刑警的人来说，是最宝贵的。”

“你也当过刑警？”

段子强很不自然地笑笑：“我现在还算是流花分局主管刑警的副局长。”

李文海连忙道歉：“对不起，我眼拙，没有看出来。正好，段副局长，你能告诉我，谁要杀刘彦彬？为了什么要杀刘彦彬？”

段子强露出城府很深的样子，意味深长地一笑：“李队，你当过基层的公安局长吗？当一回就明白了。再说，李队不也是刑警出身吗？干咱们这一行的应当知道这行的规矩。”

段子强说完接了个电话走了。李文海知道刘彦彬伤势无大碍，心里也轻松了许多。他想起局长叮嘱的电视台的事情，便

第四只眼

匆匆往那里赶。一路上，他的眼前还是常常出现刘彦彬一条腿的样子，心里像刀割一样一阵阵疼痛。

他永远不会忘记刘彦彬的那条腿是为他失去的。那是三年前一次抓捕一伙持抢歹徒的战斗中，一名歹徒悄悄地绕到正在指挥战斗的李文海身后，举起了枪，站在李文海身旁的刘彦彬正好转身发现，他大叫一声一把推开了李文海，同时抽出枪，跃起向歹徒开枪。两支枪几乎是同时开火，歹徒被射中头部，而刘彦彬的大腿上也涌出了鲜血……

2

李文海走了以后，督察大队一分队的队长林永刚和队员宁小白、韩非儿留在录播室继续进行电视实况转播。按照李文海的安排，他们把查到的所有违纪违规人员都带到演播厅休息室。看着他们一个个垂头丧气的样子，连孔丹都忍不住要笑。她强忍着走到镜头前，继续开始了直播。

“观众朋友们，今天直播节目是我们这个栏目开播以来时间最长一次。刚才节目调查公司打电话给我，祝贺我们的节目收视率达到百分之三十五。谢谢大家。下面，我们开始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监督与执法。好，现在请这个单元的主人公上场。”

林永刚等督察队员和违纪人员排着队走上台，七八个人把镜头挤得满满当当。孔丹对督察队员们一一作了介绍后，林永刚担当了节目的特约主持。正如李文海所评价的，林永刚面对镜头显得很从容，他面带微笑，又不失威严：“本来这个节目

第四只眼

应当由我们的队长李文海来主持，他临时有公务，现在正往电视台赶，在他回来之前，暂时由我来替他。今天是《公安督察条例》施行七周年的日子，同时对公安部发布的‘五条戒令’近五个月执行情况的检查。市公安局和《法制夜话》栏目共同搞了这次警风警纪电视直播大检查。”

孔丹在一旁插话：“我公布一个数字，到目前为止，我们收到了二千五百六十一位观众来电，收到了手机短信一万零八百二十三条，我们的网站也接到帖子一千九百二十七份。”林永刚接着说：“由此可见，广大公民对公安机关改变工作作风、真正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举措是支持的关心的，在这里，我代表清明市全体人民警察向全体市民表示崇高敬礼。”说完，他站直身子，对着镜头敬了一个标准的举手礼。

随着演播厅里的一片掌声，这个城市里千千万万坐在电视机前观看这个节目的观众的脸上也漾起了笑容。

市公安局副局长庄明理也在观看这个节目，当然，与普通市民不同的是，他的目光中多了一些审查的味道。

节目的前半部分他还是挺满意的，可是，当他的司机小刘出现在屏幕上后，他警觉起来了：因为他看到小刘的脸上带着沮丧。会不会……

果然，节目的发展让他心里泛起一阵一阵的不快。

只见主持人孔丹将小刘请到中间：“好，我们请这位警察同志自己说吧。”

小刘尴尬了片刻，引起观众席里的一阵哄笑。也许是被激怒了，一扬头，满不在乎地开口了：“说就说，我是非公务出车，又忘了带驾照和警车行驶本，还喝了两杯啤酒。我违反了《五条禁令》。我错了。这行了吧？”

庄局长不由皱起了眉头。

第四只眼

孔丹追问：“你既然知道错了，为什么还要去开车？”

小刘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是警察呀，是警察就得服从命令。局长命令我把他家的亲戚送回乡下去，我能不去吗？”

“局长不知道你喝了酒吗？”

“知道又怎么样？局长说，谁敢查我的车。我一想也是，就出车了。”

观众们歡歎起来，议论纷纷。庄局长有些坐不住了，一口气将满满一杯茶喝了下去。

幸亏孔丹终止了对小刘的采访，庄局长这才得空舒展了一下身体，微微闭起了眼睛。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看见李文海站在孔丹的身边。

孔丹显得分外兴奋，对在观众大声说：“督察队的李文海队长终于赶回来了。我们现在请他讲讲，这位民警的行为违反了《公安机关警务督察条例》哪一条？”

大概是刚刚赶到的缘故，李文海气喘吁吁的：“这位民警说的好，局长的车谁敢查？要是局长的车被犯罪分子利用进行违法活动呢？谁都不去查，那天下还不乱了？公安局长也是警察。你是警察就要遵守《公安机关警务督察条例》，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如果执法者都不遵守法律，就会有法不依就会执法不公就徇情枉法。《公安机关警务督察条例》就是国家为了完善公安机关的监督机制，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和遵守纪律的法规。也就是说，警察不法履行职责违反纪律，就要被查处。我们警务督察队就是依法执行这项法规的警察。对了，刚才孔丹问我这位民警违反哪些纪律，我告诉大家，他非警务使用警车，违反了《公安督察条例》第十条第二款；他酒后驾车，违反了公安部《五条戒令》。”

第四只眼

孔丹又问：“那对这位民警应当怎样处理呢？”

“这位民警所违反的纪律，除了要施行一天禁闭，取消驾驶员资格，还要通报全局，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有关人员是指哪些人？”

李文海毫不迟疑地脱口而出：“当然是让他出车的人和他的直接领导。”

庄局长的心里猛地一沉，鼻子里哼了一声：“沽名钓誉！”

他站起来“啪”地关了电视，焦躁地在地上踱了几圈，按捺不住抓起了电话：“喂，郑局长吗？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呀！”

话筒里传来郑紫光的声音：“老庄吗？你什么意思？”

庄明理恨不得把满肚子的气一下子发泄出来：“什么意思？你看看电视吧！你让李文海在电视上出我的丑，你要是看我不顺眼就直说。何必搞这些曲线救国的把戏。”

庄明理狠狠地将电话压了。

正在沙发上接电话的郑紫光只有摇头苦笑。他伸手打开电视，屏幕上立刻出现了李文海和孔丹。他想着刚才庄明理的话，便全神贯注地看起来。

现场直播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单元，一位穿绿色上衣的文质彬彬的中年女同志走上来，站在他们俩中间。

绿衣女士自我介绍说：“我叫杨雪娟，是一位大学老师，教社会学的。据我所知，警察系统里最近出了不少事，比如中央电台《新闻调查》播放的‘孙志刚收容致死一案’，‘四川金堂小女孩由于民警不作为被活活饿死一案’等。这些都反映了对公安机关的社会监督加强了，同时也暴露出有小部分公安民警的素质低下。所以，在这个节目中，我想问李文海队长，公安机关是如何提高民警素质？”

李文海沉吟片刻，语气深沉地回答道：“杨老师的提问很好，很有见地。公安队伍在今天担负着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如果治警不严，后果不堪设想。《公安督察条例》和《五条禁令》都是约束执法者纪律和法规，也是每一个当警察的人必须操守和执行，如果连这些都做不到，这些的人也不配做警察，就要把他们清理出公安队伍。”

他的一番话引起演播室内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连电视机前的郑紫光也不由自主地跟着鼓起掌来。兴奋之余，他想到了庄副局长刚才的电话，深深感到应该在正式会议上认真提一提这方面的问题了。

3

市佑安医院手术室里，姜晓云认真地为刘彦彬的伤口缝好最后一针，才松了口气，也许刚才太紧张了，浑身顿时瘫了一样。护士为她摘掉口罩，她把缝合钳放进器械盒里，自己摘了手套，然后懒懒地看着沉睡着的刘彦彬。

一旁的助手王克理由衷地赞叹道：“姜主任，你的缝合真棒，简直是艺术作品。”

姜晓云没有回头，嫣然一笑：“你在捧杀我。”

王克理屈地辩白：“冤枉，我可是实事求是啊。”

护士长和另一名护士要把手术床上的刘彦彬挪到移动床上，姜晓云说着跑过来帮她们抬起刘彦彬的头：“千万小心！”

王克理问：“姜主任，你好像认识病人。”

第四只眼

姜晓云回答：“当然，他是一名公安局长，是我先生的朋友。”

王克理的语调变了，掺杂着不屑：“他是警察？”

姜晓云听出来了，回头问：“怎么，警察不好吗？”

“这……”王克理沉吟片刻，老实说：“我对警察印象很差。”

姜晓云似乎想向他解释什么，但没有说出来，两个人默默走出手术室。刚出门，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一把将姜晓云拉到了一边。王克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上前拦住那人：

“嗨，你怎么回事？”

姜晓云朝着他笑起来：“王医生，紧张什么呀？放心，不是患者家属闹事，这位是我的先生，李文海。”

李文海朝王克理看了一眼，点点头，转身问姜晓云：“彦彬情况好吗？”

“打着肚子了，把肠子穿了十几个洞，都修好了。”姜晓云看看冷落在一旁的王克理，打着圆场，“文海，你要谢谢王医生，他是从加拿大回来的博士，手术做得妙不可言。”

李文海这才伸过手来：“谢谢你，王医生，你救治了一位我们最好的警官。”

姜晓云见两人握了手，说：“行了，一回生二回熟。文海，这么晚了，你肯定和我们一样，肚子有意见了，我们一起吃宵夜去吧。”

李文海看看表：“真不行，再过十分钟要开会，郑局亲自通知的，你们去吃吧。唉，对了，晓云，你给吴洁如打个电话，她情绪不太好。”

姜晓云遗憾地摇摇头：“就你忙，你走吧。是不是看我和帅小伙在一起，吃醋了？王医生，他不去咱们去，我带你去吃

本市最香的锅盔面。”

说着她就挽着王克理的胳膊走了，走出几步，还挑衅地背向李文海摆了摆手。

李文海望着她的背影，只有摇头苦笑。

姜晓云似乎已经知道他的这副表情，一直没有回头，径直带着王克理到了一家大排挡，两人落座后，伙计仿佛心有灵犀，立刻端着两碗面过来，嘴里还唱歌一样吆喝着：“两位的面来了！”

王克理饿了，也不谦让，端起碗尝了一口：“嘿，真香。这面真是名不虚传啊。”

姜晓云得意地笑了：“没蒙你吧？名不虚传你就多吃，告诉你，清明市比这好吃的东西多着呢，有时间我带你吃。”

王克理感慨万端：“在加拿大一天到晚就是快餐，日子长了，感觉自己都是快餐了。”姜晓云见缝插针：“既然这么喜欢吃，干脆就调来好了。说实话，我这个副院长兼外科主任太累了。怎么不说话啊？是不是嫌清明市没有省城好？克理，你知道，这里太需要你这样的技术精湛的外科人才。你知道，这回卫生局为引进你这个人才，花了血本，专门给你买了一套高档住宅呢！”

王克理闷头吃完一碗，叹了口气说：“我不是这个原因。是……姜姐，我可以这样叫你吗？”

“当然可以，其实，我也是北医的，当之无愧是你的师姐。”

王克理来情绪了：“那好，姜姐，我说大实话。你是不知道，我从国外回来，分配到省立医院，为上个户口，费大劲了。”

姜晓云不解：“上个户口费那门子劲？去派出所上不就

第四只眼

得了。”

王克理连连摇头：“您说得轻巧！对了，你先生好像也是个警察吧，我看得出还是个官呢！所以，你哪里知道平头百姓找警察办事的辛苦？我去了好几趟，才告诉我必须有长久住址，我没有结婚，院里也没有房子，最后分配给我一间厕所。管户口的警察一看我的住址就冷笑说，‘你们单位这间房到你这里是第十七位户主了，别是厕所吧。’我当时就有火，说你说对了，就是厕所。我说的是实话吧？可那个女警察却火了，非说我拿她开涮，好说歹说不给我办户口了。现在我的户口还在我口袋里呢。姜院长，你说，这些警察手里有点权，怎么连点职业道德都没有了！如果我们当医生的也照此办理，天下不就乱了吗？”

“怪不得你刚才说对警察的印象很差，敢情就为这点事。”

“这事可不是小事。在外国这点事就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管理水平和人权意识。如果在加拿大你要求警察帮助，这个警察如果拒绝或者态度不好，你就可以投诉，你知道一个警察如果被投诉而且被认定的话，就意味着要下岗。而我们这里可倒好，我向那个警察的上级反映了这个情况，到现在还是泥牛入海……”

看着他那沮丧的样子，姜晓云想调节一下气氛，故意调皮地问：“好了，你有这么大的气？不会殃及池鱼吧。是不是因为我这个警察的老婆当副院长你就不愿到我们医院了？”

王克理一听，急得直摇头：“姜院长，你想到哪里去了，我愿意到您手下工作。”

姜晓云就等着这句话，马上站起来伸出手：“好，你可是君子一言——”

王克理也立刻握住了她的手：“——驷马难追。”

市公安局的小会议室灯火通明，郑紫光作为市公安局的党委书记在这里召集了一次党委扩大会议。这样的会议本来没有什么特殊，对于这些指挥着几千名警察的领导们已经是常有的事情，但这个夜晚却更多了一些严肃，因为到会的人员中缺少了刘彦彬。

主持会议的郑紫光脸上没有了平时的微笑，他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庄明理。

“在座的都是我们市公安系统的关键人物，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关系着公安系统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所以，我也把话都一五一十地端到桌面上来说。这次我们与电视台《法制夜话》栏目联合搞的警风警纪大检查直播活动是市局党委研究定办的，无论查到谁牵扯到谁都要闻过即改，触犯法律的交司法机关处理。”

庄明理躲开郑紫光的目光，紧绷着脸想心事。

郑紫光这才把目光移开，在所有与会者的脸上逐一掠过：“这么晚了还把大家从被窝里叫来，说实话，我自己也于心不忍呀。可是，我们就是二十四小时睁着眼，还是有犯罪。有犯罪并不可怕，我们这些人的天职就是对付犯罪的。可怕的是，我们当中，也就是我们这个城市和人民赖于安居乐业的屏障出了问题。古话说的好，千里长堤，溃于蚁穴。今天晚上我们警务督察队和市电视台《法制夜话》共同进行的警风警纪现场直

第四只眼

播的活动中，一共处理了十六个个人和五个单位。出问题的人和单位都认错认罚。只有一个司机和他的直接领导，也就是庄明理副局长给我打电话，认为这是在整他。我真想不通，一个局级领导干部，一个从警三十三年警察，一个共产党员，退一步讲即使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公民，于情于理于法也都应该知道酒后不能开车，可他，明明知道自己司机喝酒了，却让他出车，是公务还能说，是送他家的保姆回乡下。且不说违纪违法。把两个活蹦乱跳的年轻人交给一个酒后的司机，对他人的生命是何等不重视啊。一个忽略人的生命的公安局长能呵护他的辖区里人民群众的安全吗？”

庄明理终于忍不住站了起来：“郑局，你不能扣大帽子啊。”

郑紫光有些激动，也“呼”地站起来：“我就是要扣大帽子！你是执法者，你的每一言每一行都代表着国家法律。你以为这套制服穿在身上是时装秀呀。不是什么人都能穿这套制服的，能穿上这套制服的人是有牺牲精神的人，是透明的人。现在，我们不是也有人说，警察也有隐私权也要有个人的感情空间。我倒要问问，你那个隐私权是个什么权利，你违法乱纪别人不能问问？我说，当了警察，你就是国家法律的执行者和维护者，穿上警服，你生命中的每一分钟都只能扮演这一个角色。明理同志，其实我说的是些大道理，多少年，我们都台上对别人说大道理，台下对自己行小道理。这是一种欺骗一种道德的沦丧。二十一世纪了，我们就按大道理说，按大道理做，好不好，改改老习惯。大家说好不好？”

大家纷纷地点头赞同。见庄明理缓缓坐下了，郑紫光也放松了语气：“下面请李文海同志说说，在这件事上，明理同志应当负什么责任。”